

受难地的女人

〔法国〕孔贝斯科 著

王晓峰 译

Les filles du Calvaire



当代外国文学

Dangdai Waiguo Wenxue

L565.43

19 Dangdai



Waiquo Wenxue

87.137

受难地的女人

〔法国〕孔贝斯科 著

王晓峰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Pierre Combescot
Les Filles du Calvaire

©É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91

本书由法国格拉塞及法斯凯尔出版公司转让中译本版权，
由法国外交部资助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受难地的女人/(法)孔贝斯科著;王晓峰译. - 北
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2000. 11

(当代外国文学)

ISBN 7-6016-0174-7

I. 受… II. ①孔…②王… III. 长篇小说-法国-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3754 号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2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2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20.00 元

主要人物表

拉结·阿布拉非亚,又名莫德·布拉菲艾尔,本书主角
雷亚 拉结之母
艾利耶·阿布拉非亚 拉结之父
艾玛·波卡拉 拉结的外祖母,雷亚之母
亚伯拉罕·波卡拉 艾玛之夫
利百加 拉结的李生妹妹
莫瑟·赞维尔 利百加之夫
艾杜瓦多·斯冈纳贝里,即美男子第诺,艺名西波拉达,拉结的情夫
依沃娜·斯冈纳贝里,艺名白花儿,拉结与第诺之女
马克斯 驯兽师,依沃娜的情夫
马尔索 依沃娜与马克斯之子
海蒙·舒恩 艾玛的情夫
亨利埃特·舒恩 海蒙之女
阿梅德·鲁比舒 亨利埃特之夫
莫里斯·尚加尼耶 绰号“中国人” 警长
艾泽亚尔·库·代斯塔克 又称鲁亚尔先生
安德列·弗洛莱尔,人称德德先生
乔斯比娜·斯冈纳贝里 第诺之母
里卡多·斯卡非第 第诺之父
费尔南德·克莱威尔,又名何塞,艺名安特诺尔·阿卡布特
飞刀演员

热尔梅娜 费尔南德之情妇

蒂埃里·卡亚尔-迪布勒伊 新闻记者

波尔克·格拉夫·冯·萨尔扎-库特林 德国人

鲁鲁 鲁多维克·彭多尔默·蒙太古富尼侯爵 艾玛的密友
夫人 萨拉·摩依塞伏娜 又名依瓦娜·阿尔达廖夫娜·依

沃吉娜 俄国的犹太人 舞蹈教师

依萨克·摩依塞维奇 萨拉之弟

摩西·大卫多维奇 萨拉之父

贝图莎 真名塞莱斯特·特吕发德 萨拉之女仆

彼埃尔·布什塞克 人称彼罗·福克 酒店老板

雅尼娜·布什塞克 比罗之女

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

《圣经·旧约·民数记》第 16 章

目 次

第一部

在飞人咖啡店	1
--------------	---

第二部

拉古莱特的一个季节	105
-----------------	-----

第三部

愉快的合作	199
-------------	-----

第四部

马尔第街小史	359
--------------	-----

第一部

在飞人咖啡店

第一章

说真的，这件事从来就没有弄清楚过。已经过了这么多年，谁还会有兴致翻阅过去的日历，来确定一个已经忘却的日期呢？再说，尽管这些传奇不那么真实，但至少暴露了阴错阳差，令人惊异的事件。仔细想来，显然那一天最适合于给整个的事做个终结。如今已很少有人能记得那些事了，然而在当时，却使全区都受到震动，甚至波及到红孩儿地区和巴维街的犹太会堂。因为几十年间，莫德太太这个人物在巴黎全城都颇有点名气，而在巴黎，一般人们的眼光决不超出他自己的那个街区。其实，在老百姓的眼里，有许多错综复杂的“事件”最终只归结为一件事，因为大大小小的线索都跟一个人有关系。如果人们还记得的话，就是那天左派和右派的各家报纸都登载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名作家蒂埃里·卡亚尔—迪布勒伊突然死亡的消息，他是《犹太人的不安生活》一书的作者。必须承认，无论是这位作家的赫赫名声，还是他那久已被人忘却的曾与德国人合作过的历史，都没有惊动过各家报纸的编辑部，倒是他在罗舍舒亚街七十六号一家妓院里不明不白地死亡，引得各报众口一词，对他大加赞扬。当初，朗德吕^①就是在七十六号那座房子里被逮捕的。

是啊，那一年的圣星期五正好是十三号，刑警队的先生们就

^① 朗德吕，一九二一年法国侦破的一宗重大刑事案的罪犯。朗德吕在他的住宅里诱杀了十名妇女，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在断头台上被斩首。

选择了这一天到受难女地区^①来，把飞人咖啡店的女老板抓走。那是一家一点也不排场的烟草咖啡店，铺面漆成绿色，漆皮已斑驳脱落。经过那个事件，铺子已荡然无存。当初就坐落在阿梅罗街和环城路的交叉道口，正对着冬季马戏场的左侧。如今那地方是一家信贷银行。那时候，店里聚集着一帮人，莫德太太高高地坐在收款处的柜台上，维持着这些人之间轻松和善的气氛。在这种地方，无休无止的喧闹中，也时常有点毫无价值、极不全面的想法和见解。在那里，常会遇到马戏班的演员，演出之后，只要穿过马路，就可以来喝最后一杯；还有一个坏小子，装出不修边幅放荡不羁的模样，他也时常从拉普街过来，系着花里胡哨的领带，脚上的鳄鱼皮鞋明光锃亮，嘴上叼着烟卷，一脸半瓶子醋，不会办事的模样。他对着一杯茴香酒，跟您埋怨他新近买的一辆美国汽车。从玻璃窗可以看到，那车靠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敞着机箱盖，簇新的黄色车皮，点火栓出了毛病。还有一些熟悉的老顾客，绝大多数都是畏畏缩缩的退休职工，他们在固定的时候来喝一杯开胃酒。在他们中间，有个虚胖的老头子，亲昵得让人不舒服。他总倚在柜台上，在最荒诞可笑评论中插几句话。因为他什么事都瞎掺和，大家就管他叫“教授”。后来大家胡乱传言，说他在查理曼中学当过校长。凭着熬年头，有了高级职称。

下雨的日子，在环城路上拉客的一个野鸡，一成不变，一定到这里来避雨。她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透过那穗子已被烟

^① 原文 Les Filles du Calvaire，意为“受难地的女人们”。受难地又译骷髅地或各各他，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地方。“受难地的女人们”这个地名具有深刻的宗教背景，又蕴含着书中主要人物形象的丰富内涵，也是本书的书名。为了行文的通畅，书中按照汉语地名的构词习惯，将“受难地的女人们”译为“受难女”。

熏得发黄的窗帘，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窥伺着有没有嫖客。人们也可以在那里遇到天天都见面的人，跟他们握握手，有时也睡觉，以后就各不相干。

有一伙人坐在远处，让人觉得他们与众不同，那是匕首帮的人。人家给他们起这个外号，因为一旦有人把他们惹急了，他们就立刻亮出白森森的刀子。有几件很轰动的事，都说是他们干的，的确，这些人并不总那么清白。在梅西纳街的银行家甘-马舍努瓦的遗孀家里，发生了入室盗窃案，大家就怀疑是他们作的案。那个寡妇恰好跟她的情人，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去吃饭，她的金首饰就被偷光了。那老太太喜欢那个壮实并且善于应对的人，那是她在塔巴兰酒家当裸体舞女时认识的一个妓女介绍给她的。后来，那个人一点也不着急。警方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属于作案的那一帮。显然，他在刑事犯罪科有个保护他的天使。那寡妇同意不再追究这个案子。她情愿放弃她的那块浅黄颜色的、打磨成卵形的二十六克拉的钻石，也不愿在法庭上把她的放荡行为和她的年岁公之于众。

匕首帮的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尽管他们罪行累累，却自觉地保持着文质彬彬的举止。他们穿着精致的细呢料服装，有意显露出文雅的样子。一看他们那油亮的头发，就可以认出来。每天下午，他们就到区里的舞厅去，忘情地吹奏萨克斯管。偏离了爱情航线的、自命不凡的女人们眯缝着眼睛注视着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到受难女地区来。这正是巴黎特有的一个秘密帮派之一，它们来去往复，有时匿迹销声，有时招摇过市。他们表现着关厢地区那些暗中相斗的势力。有时候，他们无缘无故地就打起来，为了一个久远的，不为人知的原因，为了一颦一笑，说了句过火的笑话，也有的人说，为了几百年以前的一笔风流债。他们有自己的黑话，是一种灵活而又形象

的语言，每一个字都散发着冒险的气息。说起什么“母牛”、“两角帽”等等，都有其特殊的含义。显然，他们继承了行业黑话的传统，从几个世纪以前的克吉亚帮，特里耶帮，直到像克洛德·勒·佩蒂那样的倒了霉的诗人之间，有一个一脉相承的锁链，他们是锁链的最后一环。那位诗人是个领了执照合法营业的男妓，写过一首特别猥亵的诗，歌颂他情人的屁股，因而被判处炮烙之刑。

有些人在马戏场里混日子，他们是非常有天赋的杂技演员。每天夜里，演出结束之后，他们就爬到高高的架子上，从一个秋千跳到另一个秋千，向棚子的高顶跳去。这是他们独有的活动四肢的方法，用以平息在他们身上涌起来的暴风雨。在这种静默的，没有人观看的飞翔中，他们寻找最理想的曲线，也用这个方法，保证在说话时用词正确，找到一针见血的形容词。在这种游戏中，他们追求尽善尽美。他们早就感觉到，命运把握不定，靠着偶然和机缘维持着不稳定的状态。从诸多方面来说，他们跟艺术家一样。他们永远忐忑不安，感到不知来自何方，也不知走向何处。而目前，他们在活动。他们的命运还没有完成，一旦生命中断，所谓命运就没有任何价值。他们知道，虽然过着集体的生活，可每人的生命还是个人的，他们只能做出可惊可叹或十分残酷的举动，点燃起后世史家的想象力，才能逃脱时间的销铄，不致泯没无闻。未来的史家会编出暴力的传奇，或是盗匪的赞歌，永远传诵。

这些高级的坏蛋，精巧的盗贼，也像国王一样，彼此相助，他们在大陆上抢劫，却天生有历史的感觉。历史是死人的事，却影响着活人。他们在狭小平庸的现代环境中，幻想着古人的丰功伟业。但目前，在贝尔维尔和巴蒂诺尔的各种酒店里，已无神秘可言了。

瞧他们，像是萎靡不振的小伙子，懒洋洋地坐在那里，百无聊赖地喝着一杯啤酒，仿佛什么事都经历过、见识过。但随便什么人来到这家咖啡店，都一点儿也不会怀疑，面前的这人是帮派里的典型人物，十分危险。他们有时候随身带着情人。在他们的黑话里，谈到女人时，必须显出一条硬汉的那种蔑视口气，情人是“妞儿”。他们很可能在绿径街附近一个秘密的空房子里睡觉，他们把那个地方叫“牛舍”。任何人如果胆敢冒险到那里去，一定会被戳一刀子。那些女孩子一律染着红头发，皮靴直到大腿。染红的头发梳成奇怪的样式，用梳子别在前面。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们还记得，那就是“占领时期的漂亮小妇人”的标准打扮。她们组成了一支队伍。知情的人，或是有意显得知情的人说，她们听从一个老鸨的调遣，老鸨派她们到富裕的街区去拉客。人们说，帮里的人也用这种方法互通办大事的消息。但是在飞人咖啡店，大家什么都不说，因为那时，茴香酒把舌头都粘住了。

眼尖的人可以发现，妞儿们的花哨发式，只不过把莫德太太的头发简单地换了个样儿。莫德始终不肯放弃她以前采用的、用发丝堆起的巍峨建筑。尽管岁月消磨，这样的头发还让她保留着些许小姑娘的模样。然而时间无情，漂亮姑娘终于变成了肥胖臃肿的妇人。她穿着一件草莓汁似的绯红色提花毛背心坐在那里，更显得胖大。她端坐在收款台后面，通红的头发，鼻子不高，心不在焉的神色，再加上一种谜一般的微笑，那笑好像永远贴在她的脸上，额头上用眉笔高高地画出一双弯弯的眉毛，眼皮上照着北非人的模样涂着黑圈儿，真像市场上的一个没有水晶球的算卦巫女。

一直到那个十三号星期五，莫德太太被逮捕的消息仿佛在受难女地区扔了一颗炸弹，各家报纸只是隐隐约约地提到，在巴

尔贝斯—罗舍舒亚地区附近，有童妓假冒领取圣体而实际卖淫的丑事。报纸只说了三言两语，为了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并没有把这出卖童贞的交易与法兰西文坛的损失联系起来。是的，一直到这个值得纪念的一天，任何人，的确是任何人都没有看到过飞人咖啡店的女老板上身以外的部分。那时，大家都很惊愕，在一片静寂之中，莫德太太迈出了咖啡店的大门，戴着手铐，分开众人，一去不返。一个小流氓大喊：“哎呀！这老太太，竟有这么漂亮的一双腿！”

那确实是一双玉腿。这么完美，只能在图画里才见得到。三十多年以来，她一直隐藏着这部分体型的特点，这个特点能揭示出她那神秘而又风流的过去。大家明白，她现在必须把她的过去交代清楚。她倒不是对社会隐瞒那一双腿，她有什么可怕的呢！她在警察局有一个大人物作为后台，据说，她给警察局当眼线，有个十分有意思的代号：“鲑鱼”，否则，她的官司草草结案了，又怎么解释？她把她的腿藏起来，试图向自己隐瞒一个秘密。有一些无法挽回的错误，仿佛永世存在，无论是在清晨还是在充满希望的白日，都不能使它们消失，哪怕只在刹那之间。犯了这样的错误，不仅对不起别人，更对不起自己，久而久之，终于把生活扭曲成一场笑话。

莫德太太不年轻，也不年老，显不出有多少岁数。她像一个球儿一样，从过去囫圇滚来，没有发散过去的一点气息，在遗忘中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她过去的一部分已不复存在了。然而，她却有极强的记忆力：许多年以后，她还记得某人在柜台前的谈话，如果一字不差地对有关的人复述一遍，会让他们无地自容。因为，在他们看来，女老板昏昏沉沉，置身事外地坐在收款台后面，不会对他们的明争暗斗感兴趣。

莫德太太念念有词，深不可测，仿佛包在一团幽暗的夜气

里。她像一尊蛮族的女神，面前摆着各色各样牌号包装的烟酒饮料。她的胖脸红得发紫，一头棕红色的头发，悠闲自在地坐在那里，把肥大的前胸直接放在柜台上，仿佛是为赎罪贡献的牺牲，是为全区每块面包、每杯饮料摆出的还愿供品。她像一块有毒的海绵，把别人最秘密的隐私都吸收进来，好平衡她自己的秘密。她一脸正经，和蔼可亲，热心良善，其实是一条吸血的蠕虫，借着偶然听到的谈话，钻到人的灵魂里去，在那里寻找埋藏在里面的倒影，同时也在哪里汲取让人生活下去的任何动力。也许只不过是希望为自己赎罪吧。目前，她统治着一个吵吵嚷嚷，插科打诨，招摇撞骗，痛快一时的世界。多少年月都过去了，她仍没有改变。迷失的灵魂十分刚强坚硬，来到这个角落里憩息。任何人也说不出，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像占卜牌里的那个王后。既然她有如此的魅力，任何人也不会再问，这位酒店的美人鱼身子底下有没有两条腿。她很注意，决不把腿露出来。同时她也养成习惯，只穿带中缝的丝袜子。她对袜子保护得很仔细，一有跳丝，就在星期五她不在店里的时候，送到马尔第街的一个织补女工那里去。头一天，她就用一种晦涩的黑话说：“明儿，串个场儿，跑个龙套。”让人觉得，她从前一定是上过舞台的。这样说，是为了准备出门，向她忠实的顾客道个歉。在环城路上闲逛的无可救药的老色鬼能闻出来，她的腿上包含着一股过去时代的香气。那种色鬼族类，如今已完全绝迹，但在飞人咖啡店，大概还保存着几个不多的样品。这种香气，显然就泄露了当年在所谓跟德国人愉快合作的时期塔巴兰酒家一个红舞女的踪迹。然而，在莫德被逮捕的这天，全区的人才惊讶地发现了那一双值得赞叹的玉腿。随着事过境迁，那双腿也终于被人忘记了。一说起莫德·布拉菲艾尔太太，大家只能想起在收款台后面坐着的那个没有腿的上身，以及头上美丽动人的发式。莫德·布拉菲艾

尔是她的名字，至少，在她的身份证上是这么写的。她从一个外号叫“中国人”的深栗色头发的警务专员手里领到了身份证。据说，那个警务专员在二战胜利时曾帮她摆脱了许多麻烦事。但是，说真的，没有人叫她这个全名。全区的人都叫她莫德太太，或干脆只叫莫德，还有人叫她莫德·弗洛莱尔，因为传言，她已与她的伙计，人称德德先生的安德列·弗洛莱尔秘密地结了婚。一直到事情完结之后，区里的人们才从巴尔贝斯街和马尔第街传来的流言蜚语中，知道了这个多少年来让他们愉快，又使他们不安的人物姓甚名谁，以及她的真实身份。其实，就在她胸前的两乳之间拴着一个法蒂玛之手^①，经营飞人咖啡店时，在蒙马尔特附近那些皮条客、妓女、混血的杂种，当初开窑子后来卖饮料的人们中间，莫德·布拉菲艾尔就是个海淫海盗的中心人物。奇怪的是，这个在永远带有血腥气的巴黎底层流传的名气，从来没有传到受难女地区。莫德太太很善于分隔开她不同的活动范围。她出自本能地让人捉摸不透，她的生存和安宁就靠这个。结果，她为了掌握别人的命运，反倒弄不清自己是谁。她成了多重人格的人物，从而彻底遗忘了自己。

客观地说，还得承认，到最后她也给自己树立了一些死敌。她始终跟鲁比舒的遗孀，也就是奥贝尔冈街那个卖针线的女人 not 共戴天，特别是在丝袜子事件之后，她有本事从那个女人的嫉妒中捞取好处。仔细想来，很可能就是那个干瘪女人搞得莫德一败涂地，又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麻烦。

下面慢慢讲来。

^① 法蒂玛是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崇拜的圣女，她的形象是一只手，常被做成护身符带在身上。